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 ——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

钱家乘¹, 张佰林^{1*}, 刘虹吾¹, 高 阳², 王昭颖¹, 连小云¹

(1. 天津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天津 300387; 2. 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 北京 100193)

摘 要:乡村旅游被认为是山区乡村振兴的有效模式,但即使在旅游山区,仍存在大量传统农村。论文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从农户生计变迁、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宅基地功能演变3个方面分析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及其分化。结果表明:①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由单一农业生计向农业和外出务工组合转变;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以外出务工为主,水口村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②1978年前,两村地类变更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1978—2014年,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2014年后,法洪村耕地转为林地、住宅用地,水口村林地、耕地转为旅游相关用地。③1978年前,两村宅基地均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1978—2014年,两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开始衰退;2014年后,法洪村以生活居住功能为主,水口村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④两村发展分化是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能人带动、市场变化等综合影响的结果。研究认为,即使是在旅游特色山区,也只有自然和人文景观独特、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变化的乡村,才能较好地发展乡村旅游,大部分资源禀赋一般的乡村仍将以传统农业为主,因此,山区乡村振兴要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关键词:山区;乡村发展;分化;驱动力;土地利用转型;平阳县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农业大国,乡村一直是人类聚居的主要形态^[1-2]。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迅速,加速了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发生了深刻变化^[3],1978—2017年中国乡村人口占年末总人口比重从82.1%下降至41.5%,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累积增长达到101倍。尽管农村40 a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仍有近5.7亿农民面临着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村空心化、宅基地空废化、发展主体过快老弱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3-6],并且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非常显著^[7]。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塑农村社会经济结构,推动农村转型发展,

以适应现代农村的多样性发展目标。

山地丘陵与平原地区乡村发展要素迥异,有研究表明,居住于山区的贫困人口比例较平原地区更高^[8-9]。这意味着山区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短板,也是其难点和关键点。针对山区乡村振兴,有学者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是较为有效的模式^[10]。旅游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活动介入乡村地区,不可避免地对其自然、经济、文化、社会造成强烈扰动。国内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聚落格局重构^[10-11]、农户生计演化^[12-13]、土地利用变化^[14-15]、驱动力^[16-17]等方面。有研究认为,由于接近都市和旅游消费地,中国东部发达山区发展乡村旅游的条件或更为成熟^[18]。然

收稿日期:2019-08-26;修订日期:2019-11-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9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CGL037)。[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801193;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o. 19CGL037.]

第一作者简介:钱家乘(1996—),男,浙江温州人,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

E-mail: qianjiacheng315@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张佰林(1987—),男,山东沂水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

E-mail: zhangbailin135@163.com

引用格式:钱家乘,张佰林,刘虹吾,等. 东部旅游特色山区乡村发展分化及其驱动力:以浙江省平阳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9): 1460-1472. [Qian Jiacheng, Zhang Bailin, Liu Hongwu, et 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in easter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A case study of Pi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20, 39(9): 1460-1472.] DOI: 10.18306/dlkxjz.2020.09.004

而,山区也是一个自然和社会系统分化较为明显的地域系统,我们应该冷静思考乡村旅游在山区振兴中的作用和普适性,但当前很少有研究对山区乡村旅游及其适用性进行探讨。

基于此,本文以位于东部发达地区的浙江省平阳县为例,选取典型旅游村水口村和农业村法洪村,探讨山区乡村发展轨迹及分化的特征,并探讨其原因,厘清山区乡村发展分化规律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平阳县地处浙江南部沿海,海岸线绵长,拥有南雁荡山、南麂列岛、西湾风景区、浙江省中共“一大”会址、顺溪古建筑群等众多旅游资源,全县约3/4的面积为旅游资源区,山与海的生态特色是旅游开发的核心。尤其是调研2个村所在的怀溪镇,位于平阳县西部山区,邻近南雁荡山景区,在《平阳县域乡村建设规划》中被定位为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经济为支撑的旅游特色镇,因此本文研究区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本文所选取的法洪村和水口村位于平阳县怀溪镇北部(图1)。法洪村($120^{\circ}11'18''\sim 120^{\circ}13'00''\text{E}$, $27^{\circ}40'02''\sim 27^{\circ}40'27''\text{N}$)地形特征为山间小盆地,地势东高西低,东面靠山,西面临溪。农村居民点分布在东侧山麓地区,建村500余年,平均海拔约为110 m。2017年全村共381户,常住人口约450人,占总人口的30.73%,村域面积为2.76 km²。村庄经济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2018年常住居民人均年收

入约1.5万元。水口村($120^{\circ}08'11''\sim 120^{\circ}08'47''\text{E}$, $27^{\circ}39'38''\sim 27^{\circ}41'10''\text{N}$)地形特征为“两山夹一谷”,地势南北高、中部低,有两溪在村口汇合。农村居民点分布在山间狭窄的河谷地区,建村超过千年,平均海拔约为190 m。2017年全村共395户,常住人口约780人,占总人口的53.5%,村域面积为3.64 km²。2014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2018年常住居民人均年收入约2万元。

1.2 数据获取及处理

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课题组2019年3—4月先后2次对法洪村和水口村进行实地调研。针对研究需要,数据可分为2部分:第一手资料主要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包括观察法、随机访谈、半结构式访谈^[9];第二手资料包括研究区已公开或未公开相关文本资料、《山门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2014年调整完善版^①、2017年两村的村庄规划图、《浙江省平阳县地名志(1985年)》、地理空间数据云的30 m DEM数据(<http://www.gscloud.cn/>)以及LocaSpace Viewer平台下载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分辨率为0.6 m)。

数据处理步骤如下:(1)参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村庄内部主要道路、河流、建筑物等地形地貌在图上标注。(2)对熟悉村情的村干部、退休村支书、党员、村内最早的服务业经营者进行深度访谈,调查两村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土地利用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农户生计结构及比重、农业生产情况、建筑物建造时间、住宅使用情况等,在水口村还补充调研了旅游业相关数据。结合县志资料、当地村民判断和实地勘察,反演2000年以前土地利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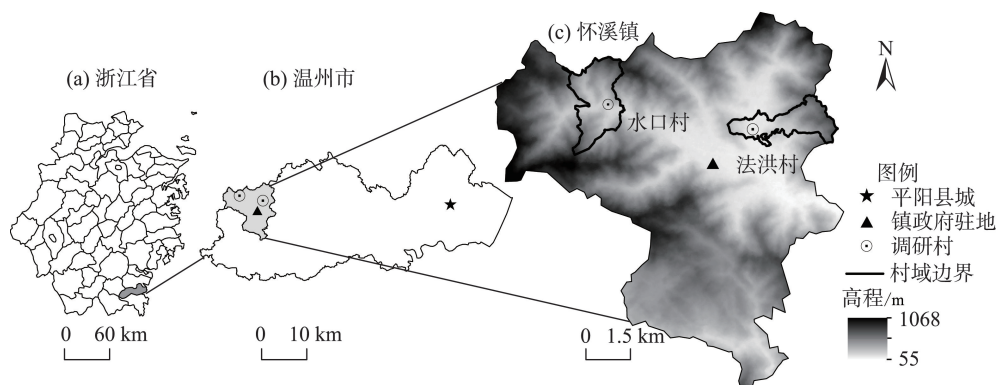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区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① 2016年平阳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后,山门镇内的怀溪乡和晓坑社区组成为新的怀溪镇。

况。(3) 利用ArcGIS 10.2将研究村的土地利用现状图(2017年)与高清遥感影像图(2013、2018年)叠加配准,确定研究村域边界,再以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底图,矢量化内部地类,添加访谈获得的属性信息,形成水口村和法洪村地理空间数据库。

1.3 研究方法

1.3.1 农村发展阶段判别

农户是农村生产生活决策的微观行为主体^[20],按照“经济理性”选择生计活动^[21]。1978年以前,法洪村和水口村均以发展农业为主;1978年后,外出务工成为农户重要的生计活动;2014年以后,两村农户生计出现分化,以水口村发展乡村旅游为标志。因此本文以出现大量外出务工和乡村旅游为时间拐点,将农村发展阶段划分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3个阶段。

1.3.2 研究村土地利用类型分类

传统农业社会,山区农村土地利用相对单一。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农村居民点是乡村地域人地相互作用最强烈的表征和呈现形式^[22],其内部功能和结构出现异质化,现行将农村居民点视为一个图斑的分类方式不适用实际研究需求^[23-24]。因此,本文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和2014年《村庄规划用地分类指南》为基础,结合实际调研情况,建立研究村的土地利用三级分

类体系(表1)。

1.3.3 研究村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1)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能定量分析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的动态变化,其通用计算公式为^[25]:

$$M=\begin{bmatrix}M_{11}&M_{12}&\cdots &M_{1n}\\M_{21}&M_{22}&\cdots &M_{2n}\\\cdots &\cdots &\cdots &\cdots \\M_{n1}&M_{n2}&\cdots &M_{nn}\end{bmatrix}$$

(1)

式中: M 表示土地利用变化面积矩阵; n 代表土地利用类型数量; i 和 j 代表变化前后土地利用类型; M_{ij} 表示 i 类型土地转变为 j 类型土地的面积,数值越大说明变化越剧烈,反之,则变化幅度小, $M_{ij}=0$ 说明该土地类型没有发生转化。

(2) 宅基地功能解构

山区地形起伏大,可用建设用地极其有限,加之政府严格管控农村土地,农户很难在集体用地上发展各类产业。因此,农户大多将自家宅基地作为承载生计活动的空间,随着时间演变,宅基地的功能逐渐丰富。结合前人研究^[20],本文将宅基地内部功能解构为农业生产功能、生活居住功能、旅游接待功能(表2)。

宅基地内部功能某类功能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表1 研究村土地利用三级分类体系
Tab.1 Three-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land use in the case study villages

一级类	二级类	三级类	备注
耕地	—	—	一般基本农田、示范区基本农田
林地	—	—	生长乔木、竹类、灌木的土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水域用地	—	河流水面、坑塘水面
商服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	小商铺、小超市、煤气站、农药销售点
	餐饮用地	—	饭店、餐厅、农家乐等用地
	旅馆用地	—	专业化旅游民宿
工矿仓储用地	仓储用地	—	农业生产、物资存放场所的土地
		—	—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住宅用地	农村用于生活居住的宅基地
		混合住宅用地	半自住的农家旅馆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	—	村委会、村民活动中心、宗祠、文化馆
	公用设施用地	—	水、电、卫生服务设施
特殊用地	—	—	宗教的场所、旅游服务设施建筑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用地	—	村庄内公共停车场、公共交通场站
	农村道路	—	村巷道路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地	—	存放农产品、加工场地
	空闲地	—	未利用地(本文不考虑)

表2 研究村宅基地利用及其功能承载
Tab.2 Utilization and function of homestead
in the case study villages

主要功能	宅基地内部空间类型
农业生产功能	庭院、禽圈、猪圈、仓储间
生活居住功能	住房(卧室、厨房、餐厅、客厅、厕所)、 储物间、旱厕
旅游接待功能	客房、农家乐餐厅、公共大厅、商铺、前台

$$F=X_i/S\times 100\% \tag{2}$$

式中： F 表示宅基地某类功能比重； X_i 代表某类空间建筑面积； S 表示该宅基地的建筑总面积。

2 结果分析

2.1 农户生计变迁

(1)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

该阶段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业生产水平较低。法洪村主要依靠种植甘薯以及少量水稻,养猪、长毛兔为谋生途径,生计结构单一,全村农户均从事农业生计活动,农业收入是主导收入来源。

水口村国有林场禁止开发,可用耕地资源少,农户仅以种植业和养殖业维持生计。因山区水源限制,农户在缓坡上开垦种植甘薯、茶叶,坡底种植少量水稻,并辅以养猪。农户生计高度依赖农业,整体生计水平较低,基本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2) 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

1978年后,市场经济管制有所松绑,非农经济开始渗透农村地区。1985年后,法洪村开始有农户外出到周边的浙江龙泉和福建浦城务工,主要从事服装业和鞋业。留村农户扩大长毛兔养殖,农闲时

贩卖些日用品作为副业。总体上,法洪村生计以农业和外出务工相组合,农业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52%(表3)。

1986年后,水口村陆续有农户组团外出到江苏地区务工,多从事家具、建筑行业。村内养猪规模有所扩大,并新增香菇种植业。此外,农户还通过承接县里专业市场的编织袋、鞋包加工获得其他收入。总体而言,水口村村内经济仍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农业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67%。

(3) 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

2014年后,法洪村传统农业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产快速衰退,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表4),大量耕地被撂荒,种植、养殖结构改变,农产品仅能自给自足。农户生计转为外出务工为主,少数就近上班的农户为乡镇公务员、中小学老师。全村非农劳动力占比高达92%,该阶段村内经济仍是种植业和养殖业。

2014年水口村开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村庄拆违整治、景区建设等项目开工,吸纳了一大批留村农户就业,出现农家乐餐厅、民宿、农家旅馆、商铺、农产品销售、游乐设施租赁、流动小吃摊以及旅游客运等旅游服务产业,村内经济逐渐形成以旅游业为核心。农户生计结构随之发生剧烈变化,现阶段水口村农户生计以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非农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量的81%(旅游经营占32%,外出经商占49%)。农业及土地成为水口村旅游的重要组成元素。

2.2 村土地利用转型

(1)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

1949—1977年法洪村林地、耕地、住宅用地变

表3 组合型生计阶段法洪村和水口村生计活动
Tab.3 Livelihood activities in Fahong Village and Shuikou Village in the combined livelihood stage

村庄	农业经济			非农经济		
	类型	人数占比/%	收入占比/%	类型	人数占比/%	收入占比/%
法洪村	甘薯、水稻;养长毛兔	52	37	外出务工为主,从事鞋服业;副业	48	63
水口村	甘薯、水稻、香菇;养猪	67	60	副业为主,承接县里的编织袋、鞋包加工;外出务工	33	40

表4 发展型生计阶段法洪村和水口村生计活动
Tab.4 Livelihood activities in Fahong Village and Shuikou Village in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livelihood stage

村庄	农业经济			非农经济		
	类型	人数占比/%	收入占比/%	类型	人数占比/%	收入占比/%
法洪村	蔬菜;鸡、鸭	8	5	外出务工为主、少数就近上班	92	95
水口村	水稻、甘薯、蔬菜;鸡、鸭	19	15	旅游经营、外出经商	81	85

化较大,林地面积不断减少,其他地类面积有不同程度增加(图2、表5),地类数量为7个。其中,林地转化为新增耕地、住宅用地、文化设施用地、水域用地、农村道路的面积分别为248068、13019、1300、707、993 m²。可见,该阶段法洪村以林地转化为耕地为主,反映出农业生计主导下,适应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需求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1949—1977年,水口村土地利用变化与法洪村相似,林地、耕地、住宅用地变化最为明显(图2、表6),林地大幅减少,耕地大幅扩张,地类数量增加到8个,新增地类为公用设施用地。其中,林地转为耕地、住宅用地的面积分别为247326、14886 m²,转为

其他建设用地面积合计为201 m²,新增建设用地以住宅用地为主。可见,水口村也是以林地转为耕地为主,满足农户生产需求是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特征。

(2) 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

1978—2013年,法洪村耕地、林地、住宅用地、农村道路变化较大,地类数量增加到9个(表7),新增地类为设施农用地和零售商业用地。其中,林地和耕地共转为住宅用地56293 m²、特殊用地265 m²、设施农用地506 m²、农村道路11390 m²、零售商业用地446 m²,新增建设用地比重有所提高。可见,该阶段法洪村与外界经济联系加强,土地利用转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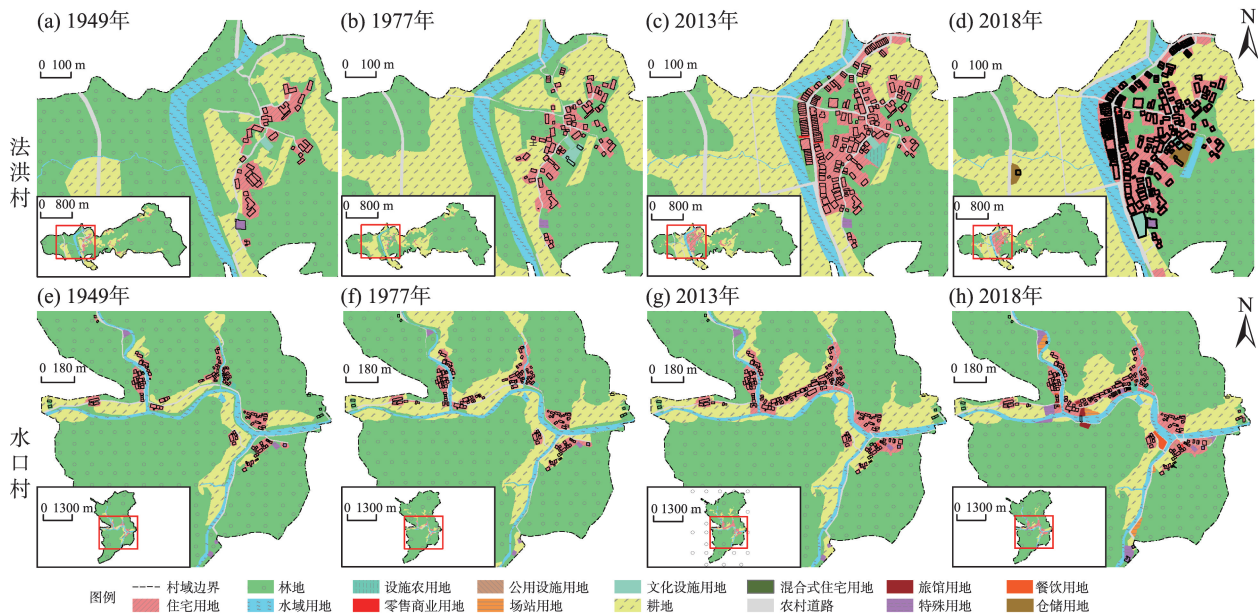


图2 1949—2018年法洪村和水口村土地利用变化对比

Fig.2 Comparison of land use change in Fahong Village and Shuikou Village, 1949–2018

表5 1949—1977年法洪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5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Fahong Village from 1949 to 1977									(m ²)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06	003	001	S1	
721	43699	0	0	0	0	7308	5061	56068	
087	0	899	0	0	0	0	0	899	
009	0	0	897	0	0	0	0	897	
111	0	0	0	39702	406	40	0	40147	
106	0	0	0	114	17146	0	0	17259	
003	13019	1300	0	707	993	2026458	248068	2290546	
001	5745	1198	0	0	0	5851	346549	359343	
S2	62463	3397	897	40523	18544	2039658	599678	2765160	

注:表中地类代码与上文研究村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对应,001耕地、003林地、051零售商业用地、053餐饮用地、054旅馆用地、064仓储用地、721住宅用地、722混合住宅用地、087文化设施用地、089公用设施用地、009特殊用地、105场站用地、106农村道路、111水域用地、121空闲地、122设施农用地,S1为期初地类面积合计,S2为期末地类面积合计。下同。

要服务于农户基本生活。

1978—2013年,水口村林地、耕地、住宅用地变化较大,耕地扩张速度减缓,地类数量增加到9个(图2、表8),新增地类为零售商业用地。新增建设用地主要来自于耕地和林地转出,其中,新增住宅用地21355 m²、农村道路1435 m²、零售商业用地308 m²、公用设施用地261 m²。可见,该阶段水口村

土地利用变化与生计活动演变联系密切,非农经济兴起,土地利用变化方向也是服务于农户基本生活。

(3) 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

该阶段法洪村土地利用变化较为稳定(表9),仅耕地和设施农用地面积减少,地类数量为9个。其中,林地面积增长最多,主要来自于撂荒的耕地;耕

表6 1949—1977年水口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6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Shuikou Village from 1949 to 1977 (m ²)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06	003	089	001	S1
721	55194	141	0	0	30	1166	0	2174	58705
087	0	1288	0	0	0	0	0	0	1288
009	0	0	3760	0	93	0	0	0	3853
111	0	0	0	66577	605	0	0	0	67182
106	0	0	93	605	23176	0	0	0	23874
003	14886	105	0	0	83	3051071	13	247326	3313484
089	0	0	0	0	0	0	0	0	0
001	6440	0	0	1311	0	262	248	162805	171065
S2	76520	1534	3853	68492	23987	3052498	261	412306	3639451

表7 1978—2013年法洪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7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Fahong Village from 1978 to 2013										(m³)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22	106	051	003	001	S1
721	46789	0	0	0	0	0	0	9661	6014	62463
087	0	899	0	0	2498	0	0	0	0	3397
009	0	0	897	0	0	0	0	0	0	897
111	0	0	0	39792	0	730	0	0	0	40523
122	0	0	0	0	0	0	0	0	0	0
106	0	0	0	406	0	17781	0	358	0	18544
051	0	0	0	0	0	0	0	0	0	0
003	23401	0	265	0	506	5708	76	1947763	61940	2039658
001	32892	0	0	0	0	5682	370	5711	555021	599677
S2	103082	899	1162	40198	3003	29902	446	1963493	622975	2765160

表8 1978—2013年水口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8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Shuikou Village from 1978 to 2013										(m ³)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06	051	003	089	001	S1
721	75363	0	0	0	0	308	226	0	623	76520
087	0	1516	0	0	18	0	0	0	0	1534
009	0	0	3760	0	93	0	0	0	0	3853
111	0	0	0	67725	767	0	0	0	0	68492
106	0	18	0	605	23365	0	0	0	0	23987
051	0	0	0	0	0	0	0	0	0	0
003	4927	0	0	158	557	0	2980810	0	66046	3052498
089	0	0	0	0	0	0	0	261	0	261
001	16428	0	0	0	0	0	3041	0	392837	412306
S2	96718	1534	3760	68488	24800	308	2984078	261	459505	3639451

地还转为其他建设用地,分别是住宅用地 1046 m²、文化设施用地 3041 m²、农村道路 2066 m²、仓储用地 1579 m²。这表明法洪村土地利用与生计结构转变相适应,在农户外出务工生计转型背景下,耕地减少且出现撂荒现象,建设用地大量增加,反映了村内农业经济的萎缩,土地利用变化方向以提高农户居住生活质量为主。

2014年后,水口村发展乡村旅游业,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土地利用出现多元化、复合化趋势(表 10),地类数量增加到 13 个,新增地类分别是旅馆用地、餐饮用地、混合住宅用地、场站用地。其中,林地和耕地转化为旅馆用地、餐饮用地、场站用地、农村道路、特殊用地的面积依次为 2930、4112、

9622、5289、7908 m²,水域用地面积增长了 9332 m²。可见,在旅游生计转型下,旅游产业相关用地大幅增加,表明水口村土地利用逐渐以旅游业为导向。

2.3 宅基地结构与功能演变

(1) 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1977年)

该阶段法洪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为 40 m²,住房用地面积占宅基地面积的 73%。庭院、猪圈为主要农业生产空间(图 3a),住房设有禽圈和储粮的仓储间,承担部分农业生产功能,宅基地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农业生产功能占比达到 72%(图 4a)。

水口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为 35 m²,住房用地面积占比仅为 68%。庭院、猪圈、禽圈、仓储间构成

表 9 2014—2018 年法洪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9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Fahong Village from 2014 to 2018 (m²)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22	106	051	003	064	001	S1
721	102921	0	0	0	0	0	115	46	0	0	103082
087	0	899	0	0	0	0	0	0	0	0	899
009	0	0	1162	0	0	0	0	0	0	0	1162
111	0	0	0	39468	0	730	0	0	0	0	40198
122	0	0	0	0	0	0	0	0	3003	0	3003
106	0	0	0	730	0	29171	0	0	0	0	29902
051	0	0	0	0	0	0	446	0	0	0	446
003	7424	0	0	139	0	1511	0	1952960	1309	150	1963493
06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1	1046	3041	0	3565	0	2066	0	203534	1579	408144	622975
S2	111390	3940	1162	43902	0	33478	561	2156541	5891	408294	2765160

表 10 2014—2018 年水口村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Tab.10 Land use transfer matrix of Shuikou Village from 2014 to 2018 (m²)

地类代码	721	087	009	111	106	054	051	003	722	089	001	105	053	S1
721	89877	2044	654	851	771	918	310	0	300	230	141	10	612	96718
087	0	1079	0	0	18	0	0	0	0	436	0	0	0	1534
009	0	0	3667	0	93	0	0	0	0	0	0	0	0	3760
111	73	0	0	66938	667	176	0	319	0	0	300	15	0	68488
106	0	165	0	713	23202	0	0	0	0	18	0	142	560	24800
05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1	0	0	0	0	0	0	308	0	0	0	0	0	0	308
003	2834	0	2283	2647	3229	1551	0	2962658	0	1969	0	6906	0	2984078
72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89	0	0	0	0	0	0	0	0	0	261	0	0	0	261
001	0	0	5625	6685	2060	1379	0	152575	0	130	284222	2716	4112	459505
1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5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2	92784	3288	12229	77834	30041	4024	618	3115551	300	3044	284664	9789	5284	3639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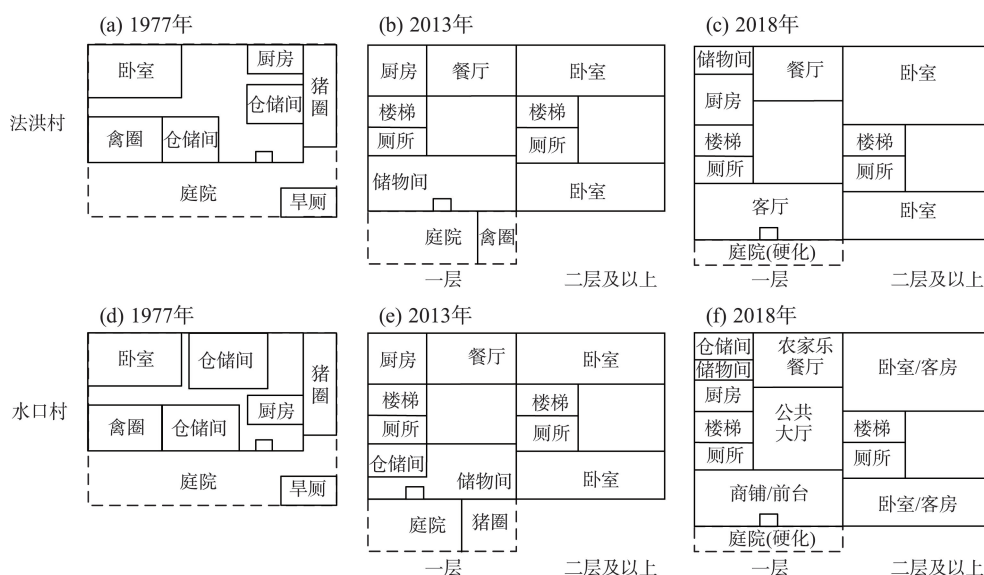


图3 法洪村和水口村宅基地利用变化

Fig.3 Changes of homestead use in Fahong and Shuikou vill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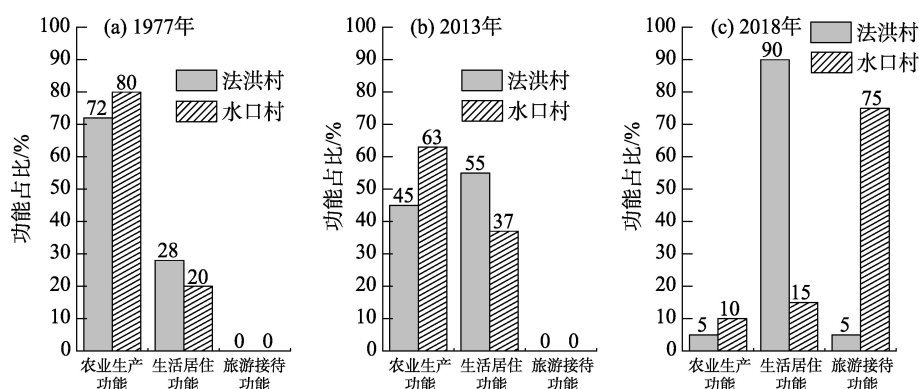


图4 法洪村和水口村宅基地功能变化

Fig.4 Changes of homestead function in Fahong and Shuikou villages

宅基地的主要农业生产空间,宅基地也是以农业生产功能为主,农业生产功能达80%。

(2) 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

法洪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增长到60 m²,住房用地面积占宅基地面积的82%。猪圈消失、禽圈被置换到住房外部,仓储间转变为储物间,住房开始向楼房化发展(图3b)。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出现明显衰退,农业生产功能占比下降至45%(图4b)。

水口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增长到56 m²,住房用地面积占宅基地面积的74%。猪圈面积进一步扩大,住房内部分割出餐厅、多间卧室,但仍保留内部的农业生产空间,宅基地农业生产功能占比下降至63%。该阶段水口村宅基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出现衰退,但相较于法洪村衰退较慢。

(3) 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

法洪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增长到67 m²,住房用地面积占比高达93%。庭院硬化且面积大幅压缩,承载的农业生产功能基本消失,宅基地已基本住房化。表明法洪村宅基地以单一的生活功能为绝对主导,生活功能占比达90%以上(图4c)。

水口村户均宅基地面积约增长到62 m²,住房用地占比迅速扩大,主要是庭院、猪圈转化为住房。同时,住房内部出现空间和功能异构趋势^[26],住房底层空间被划分为服务于游客的公共大厅、商铺、前台、农家乐餐厅、厨房,二层及以上部分作为租赁客房,顶层用于农户自住,旅游接待功能占比达75%。这表明水口村宅基地利用出现功能复合化和多样化趋势,并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层特征(图3f)。

3 乡村发展分化的驱动力分析

3.1 自然环境因素

农村起源、发展、衰亡过程都与自然环境关联密切^[26](图5)。法洪村地形相对平坦,耕地相对集中,传统农业经营规模高于水口村,但是相对缺少吸引都市市民游览的山峰、湖泊、森林等自然资源,无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增收,只能以外出务工的形式满足农户生计需求;水口村山高林密,坐落于穹岭下,森林覆盖率达86%以上,地形起伏较大,平均坡度为27°,发展传统农业基础较差。但是,水口村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加上接近大都市旅游客源地,能将山区农业生产的劣势转化为发展自然生态旅游的优势。

3.2 人文景观因素

都市市民对“乡愁”的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乡村景观相较于城市工业文明景观具有情感寄托的功能^[27],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8]。法洪村受城镇化严重冲击,乡村独特的民俗建筑丧失,出现大量城镇样式的住宅,对地域文化传承不足,自身特有乡村人文景观正逐渐瓦解,对游客吸引力不强;水口村保留了大量清末以来各个时期的古民居,村庄依自然地地势布局,有溪流、古桥、山林、耕地分布,形成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景观及传统聚落景观^[29],并围绕徐氏家隍为核心,挖掘千年建村历史和特色家训文化,开发为寻根旅游景点,能满足游客的多元文化需求。

3.3 能人带动因素

能人往往具有较强的冒险精神和敏锐的市场洞悉力,在内外环境的刺激下,率先尝试新的经营项目^[30]。法洪村村两委成员为本村常住村民,平均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行事相对保守,领导本村转型发展能力有限,村集体收入仅依靠少量的垃圾转运站场地费。水口村新一届村两委成员以返乡的本村企业家为主,行事进取、创新创业意识强。以村主任徐某为核心的能人,提出以治水为契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并率先捐资购买环卫用品、规划村环境治理方案、带头投资农家乐,鼓励农户利用闲置住房经营农家旅馆,通过村内宗亲网络筹集建设资金,提高了农户参与本村旅游业发展的积极性。

3.4 市场变化因素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观念转变和现代交通网络建设,旅游市场需求从单一的观光型旅游向休闲体验型、健康疗养型、科普教育型等新型旅游形式转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市民旅游出行目的地更倾向于环城乡村休憩带。市场发展引发的都市市民对于乡村自然和人文景观的需求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前提,但法洪村未认识到市场变化带来的机遇,依旧维持着衰落传统农业经济;水口村则主动抓住旅游市场变化的契机,适时推出主打休闲体验与生态康养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引入社会资本和网络媒介宣传,在平阳县域内形成辨识度高的旅游产品,水口村乡村旅游品牌逐渐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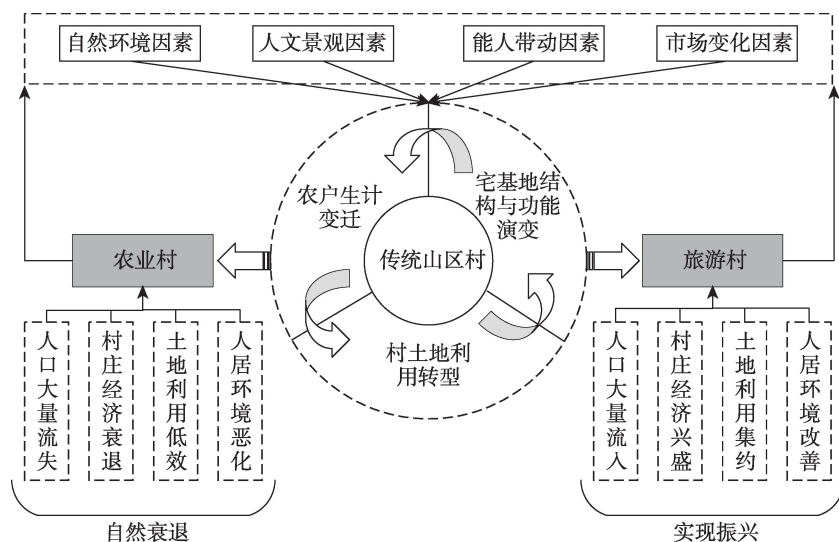


图5 四大驱动力对山区乡村发展分化的作用

Fig.5 Effects of four driving forces on rur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4 讨论

中国地域辽阔,农村发展情况复杂多样。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业被视作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之一^[31],许多山区村选择以旅游业作为转型途径。然而,乡村旅游业并非是一剂适用于所有农村的万能药方。本文通过浙江省平阳县法洪村和水口村2个典型山区村发展的对比研究,发现即便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相关政策扶持、重点发展旅游业的村镇,也有较多数量的农村无法发展乡村旅游,例如本文的法洪村,原因是缺乏旅游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诸如自然资源和彰显乡村特质的人文景观,普遍存在劳动力大量外流、住房长期空置、村庄农业经济凋敝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进入衰退的演变历程。对于这种村庄,应当顺应劳动力转移趋势,通过耕地撂荒和自然植被恢复,缓解山区人地矛盾;只有那些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特色突出、有能人带动、顺应市场需求的村庄,才能发展好乡村旅游,比如本文的水口村,通过发展旅游业,壮大村庄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农村作为多样化的地域系统,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不能依靠惯性思维采用“自上而下”式的政策导向,需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实际演化规律,鼓励“自下而上”探索合适的发展路径,不搞一刀切式的乡村振兴模式。山区村旅游发展应该综合考虑自身的内外部条件,顺势而为、择优助推。

5 结论

(1) 从农户生计变迁来看,生存型生计阶段(1949—2013年),法洪村和水口村高度依赖农业生计,生计结构单一;组合型生计阶段(1978—2013年),两村生计结构由单一农业生计转为农业与外出务工的组合生计;发展型生计阶段(2014—2018年),法洪村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村内农业经济逐渐衰退,水口村发展乡村旅游业,形成旅游经营和外出经商并重的生计结构。

(2) 从村土地利用转型来看,生存型生计阶段,法洪村和水口村主要是林地转为耕地;组合型生计阶段,两村主要是林地转为建设用地;发展型生计阶段,法洪村土地利用变化较稳定,主要是耕地转为林地和住宅用地,水口村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地类数量增加到13个,主要是林地、耕地转为场站用

地、农村道路、旅馆用地等旅游产业相关用地。

(3) 宅基地结构演变导致承载的功能也随之变化。生存型生计阶段,两村宅基地主要是由承担农业生产功能的庭院、猪圈和居住生活功能的住房构成,农业生产功能占绝对主导。组合型生计阶段,两村宅基地均开始住房化,农业生产功能逐渐衰退,法洪村衰退较快,水口村较慢。发展型生计阶段,法洪村宅基地完成住房化,宅基地以居住生活功能为绝对主导,农业生产功能几乎消失;水口村宅基地内部空间和功能异质化,以旅游接待功能为主,形成了极具乡村旅游特色的功能复合化格局。

(4) 法洪村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色民俗建筑、宗族文化等人文景观未能有效继承,对游客吸引力不足,又缺乏能人带动,没有适应市场变化,所以无法发展乡村旅游业;而水口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特色的人文景观,并正逢乡村旅游市场兴盛期,在能人带动下及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吸引了大量都市市民,因此,水口村的乡村旅游业发展态势良好。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费孝通.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4-39. [Fei Xiaoto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Beijing, China: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24-39.]
- [2] 周国华, 贺艳华, 唐承丽, 等. 中国农村聚居演变的驱动机制及态势分析 [J]. 地理学报, 2011, 66(4): 515-524. [Zhou Guohua, He Yanhua, Tang Chenli, et 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evolution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4): 515-524.]
- [3] 陈秧分, 刘玉, 李裕瑞. 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J]. 地理研究, 2019, 38(3): 632-642. [Chen Yangfen, Liu Yu, Li Yuru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dustrial prosperity pat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632-642.]
- [4]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J]. 地理学报, 2018, 73(4): 637-650. [Liu Yansui.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4): 637-650.]
- [5] 王永生, 刘彦随. 中国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现状及重构策略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710-717. [Wang

- Yongsheng, Liu Yansui. Pollution and restructuring strategies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710-717.]
- [6] 郭远智, 周扬, 韩越.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J]. *地理研究*, 2019, 38(3): 667-683. [Guo Yuanzhi, Zhou Yang, Han Yue. Population aging in rural China: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667-683.]
- [7] 龙花楼, 刘彦随, 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 [J]. *地理学报*, 2009, 64(4): 426-434. [Long Hualou, Liu Yansui, Zou Jian.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
- [8] 刘艳华, 徐勇.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 [J]. *地理学报*, 2015, 70(6): 993-1007. [Liu Yanhua, Xu Yong.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993-1007.]
- [9] 王瑜, 汪三贵. 农村贫困人口聚类与减贫对策分析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2(2): 98-109. [Wang Yu, Wang Sangui. Clustering analysis of the rural poverty popul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32(2): 98-109.]
- [10] 朱鹤, 刘家明.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 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研究*, 2018, 37(12): 2490-2502. [Zhu He, Liu Jiaming. Rural settlement reconstructing driven by mountain scenic spot constru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Yunqiu Mountain Scenic Spo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2): 2490-2502.]
- [11] 王少华. 洛阳白云山旅游区乡村聚落格局演变与机理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9, 38(2): 117-123. [Wang Shaohua. Evolution and mechanism of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 in Baiyun Mountain tourist area, Luoyang City.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9, 38(2): 117-123.]
- [12]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J]. *山地学报*, 2017, 35(1): 85-94. [Cui Xiaoming, Chen Jia, Yang Xinjun.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impacted by r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 and Bashan Mountainous areas. *Mountain Research*, 2017, 35(1): 85-94.]
- [13]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 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12): 232-240. [Wu Jilin, Liu Shuiliang, Zhou Chunshan. Peasant households adaptabil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4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Zhangjiajie.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2): 232-240.]
- [14] 席建超, 王新歌, 孔钦钦, 等.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 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J]. *地理学报*, 2014, 69(4): 531-540. [Xi Jianchao, Wang Xinge, Kong Qinqin, et al.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4): 531-540.]
- [15] Wang X G, Xi J C, Yang D Y,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touristiz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China: A Geo-detector based case study of Yesanpo scenic area [J].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16, 7(6): 464-471.
- [16] 韩非, 蔡建明, 刘军萍. 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地发展的驱动力分析: 以北京市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 24(11): 195-200. [Han Fei, Cai Jianming, Liu Junping. Driving force analysis o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in suburbs: A case of Beijing.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4(11): 195-200.]
- [17] Fotiadis A, Nuryyev G, Achyldurdyeva J, et al. The impact of EU sponsorship, size, and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J]. *Sustainability*, 2019, 11(8): 2375. doi: 10.3390/su11082375.
- [18] 席建超, 刘孟浩. 中国旅游业基本国情分析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8): 1569-1580. [Xi Jianchao, Liu Menghao. Analysis of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8): 1569-1580.]
- [19] Zhang B L, Jiang G H, Cai W M, et al. Productiv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Analysis of livelihood strategy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in eastern China [J]. *Journal of Mountain Science*, 2017, 14(12): 2540-2554.
- [20] 张佰林, 张凤荣, 周建, 等.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 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J]. *地理科学*, 2015, 35(10): 1272-1279. [Zhang Bailin, Zhang Fengrong, Zhou Jian, et al.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based on micro-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Hetao Yuan Village in Yishui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10): 1272-1279.]

- [21] 李小建, 周雄飞, 郑纯辉, 等. 欠发达区地理环境对专业村发展的影响研究 [J]. 地理学报, 2012, 67(6): 783-792. [Li Xiaojian, Zhou Xiongfei, Zheng Chunhui, et al. Development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of less developed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2, 67(6): 783-792.]
- [22] 金其铭. 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及现今趋向 [J]. 地理学报, 1988, 43(4): 311-317. [Jin Qiming.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trends of research on rural settlement geograph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8, 43(4): 311-317.]
- [23] 冯应斌, 杨庆媛. 基于农户分化的村域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5, 31(21): 248-258. [Feng Yingbin, Yang Qingyuan.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t village level based on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5, 31(21): 248-258.]
- [24] 张佰林, 姜广辉, 曲衍波. 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点生产居住空间权衡关系解析 [J]. 农业工程学报, 2019, 35(13): 253-261. [Zhang Bailin, Jiang Guanghui, Qu Yanbo. Trade-off of productive and dwelling space of rural settlement in developed areas. *Transactions of the CSAE*, 2019, 35(13): 253-261.]
- [25] 朱会义, 李秀彬. 关于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方法的讨论 [J]. 地理学报, 2003, 58(5): 643-650. [Zhu Huiyi, Li Xiubin. Discussion on the index method of regional land use chang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5): 643-650.]
- [26] 冯应斌, 杨庆媛. 农户宅基地演变过程及其调控研究进展 [J]. 资源科学, 2015, 37(3): 442-448. [Feng Yingbin, Yang Qingyuan.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rural home-stead evolution process and its regulation.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3): 442-448.]
- [27] 姚娟, 马晓冬. 后生产主义乡村多元价值空间重构研究: 基于无锡马山镇的实证分析 [J]. 人文地理, 2019, 34(2): 135-142. [Yao Juan, Ma Xiaodong. Stud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lti-value space in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A case study of Mashan Town in Wuxi. *Human Geography*, 2019, 34(2): 135-142.]
- [28] 叶滢, 莫明浩, 章定富. 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分析 [J]. 经济地理, 2007, 27(3): 400-403. [Ye Ying, Mo Minghao, Zhang Dingfu. An analysis on cultural factors in Jiangxi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3): 400-403.]
- [29] 孙艺惠, 陈田, 王云才. 传统乡村地域文化景观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8, 27(6): 90-96. [Sun Yihui, Chen Tian, Wang Yuncai. Progress and prospects in research of the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al landscape.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08, 27(6): 90-96.]
- [30] 李小建, 罗庆, 杨慧敏. 专业村类型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 [J]. 经济地理, 2013, 33(7): 1-8. [Li Xiaojian, Luo Qing, Yang Huimin. The type forma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7): 1-8.]
- [31]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4, 34(12): 174-181. [He Ailin, Yang Xinjun, Chen Jia, et al. Impact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on farmer's livelihoods: A case stud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northern slope of Qinling Mountains. *Economic Geography*, 2014, 34(12): 174-181.]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areas with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in easter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A case study of Pingyang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QIAN Jiacheng¹, ZHANG Bailin^{1*}, LIU Hongwu¹, GAO Yang²,
WANG Zhaoying¹, LIAN Xiaoyun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2. College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Rural tourism is considered an effective mod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but even in mountainous tourist areas, there still exist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Taking Pingyang County of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used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method and GIS and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ies to compare a typical tourist village (Shuikou Village) and an agricultural village (Fahong Village).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r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differenti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with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 of farmers' liveliho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and use, and the functional change of homeste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urvival livelihood stage (1949–1977), the two villages were highly dependent on agriculture for livelihoods; During the combined livelihood stage (1978–2013), the two villages changed from a single agriculture-oriented livelihood to a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migrant worker livelihood; During the development-oriented livelihood stage (2014–2018), Fahong Village mainly depended on migrant workers, while Shuikou Village formed a livelihood structure that attached equal importance to tourism and business. 2) Before 1978, land use change in the two villages was mainly from forest land to cultivated land. Before 2014, land use change in the two villages was mainly conversion from forest land to construction land. After 2014, Fahong Village mainly converted cultivated land to forest land and residential land, while Shuikou Village mainly converted forest land and cultivated land to tourism-related land. 3) Before 1978, the functions of homesteads in the two villages were mainl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efore 2014,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unction of homesteads in both villages had begun to decline. After 2014, homesteads in Fahong Village are dominated by living function while those in Shuikou Village are dominated by tourist reception function. 4)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villages into different land use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types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landscape, elite leadership, market changes, among oth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even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with tourism characteristics, only those villages with uniqu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s and capable people to lead and adapt to market changes can better develop rural tourism. Most of the villages with ordinary resource endowments are still dominated by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economy. Therefor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should consider local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select villages with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promote targe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mountainous area; rural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ion; driving force; land use transition; Pingyang County